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以馆藏文物管理与展示为例

焦韵博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天津 300074)

[摘要] 当今,越来越多的观众渴望通过博物馆来接受教育、获取知识。这无疑对博物馆藏品管理与展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建设,提升藏品管理水平、创新文物展示方式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可能。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对博物馆藏品管理与展示的重要意义,厘清其实施目标,了解其成果的特征和优势。

[关键词] 博物馆; 文物管理; 文物展示; 数字化建设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1593

一、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发展及现状

我国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管理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我国博物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进入新时期,技术应用在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技术、自控技术等多个方面展开^[1]。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迈进信息化时代,公众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博物馆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数字化建设,依据博物馆及其馆藏文物特征,对文物进行数字化、科学化管理、展示,为博物馆开展文物研究、策划高质量展览、开展公众教育提供便利条件,从而进一步提高文物利用率,推动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将博物馆藏品管理与展示为例,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意义,数字化建设的实施目标,数字化建设成果的特征、优势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对藏品管理与展示的意义

(一) 形成高效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建立符合各自馆藏特点的、科学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是博物馆开展数字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博物馆须紧紧围绕实际的管理情况和内容,立足于博物馆特征和现状,在保持当前管理优势的前提下,探索文物数字化管理形式,推动博物馆管理的综合性发展。博物馆在科学整理和归纳馆藏文物信息的基础上,构建满足博物馆个性化需求的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应用,与藏品帐、藏品卡片、藏品档案等传统的纸质资料相辅相成,简化数据管理流程,大幅提升文物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 为馆藏文物社会化公开奠定基础

博物馆在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时,需要对博物馆馆藏文物质地、尺寸、完残、年代、形制特征、历史信息等信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订正一些因为时代局限性等出现的错误,为此后的文物整理和归纳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此外,博物馆以此为契机,对已有的文物图像信息资源库进行整理,对一些清晰度不高、拍摄角度不全、不够美观的文物图像信息进行重新处理、重新拍摄,从而完善和提高馆藏文物图像信息资源库质量。因此,博物馆在开展数字化建设的过

程中,会不断完善馆藏文物各类信息,确保文物信息的准确性,为馆藏信息公开奠定及基础。

(三) 进一步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受众群体不断增加,受众对于观展的需求愈发多元化。博物馆将高清文物照片和经过技术处理的三维文物图景上传到网络平台上,同时公布每件文物的名称、尺寸、等级、历史信息等,充分展示藏品管理数字化建设成果,配合博物馆展览,让深藏于库房中的文物“活起来”,以此拉近文物与公众的距离,提高公众的参观体验。

三、藏品管理与展示的数字化建设的实施

(一) 明确数字化建设工作目标

由于博物馆承担着文物保管的职能,还扮演着为社会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角色,向公众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之前,博物馆必须要确立明确的工作目标,确定文物数字化管理主体方向。根据各项信息数据进行归类整合,博物馆要了解博物馆藏品文化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数字化转型发展。博物馆文物需要构建相应的数据模型,对文物数据进行全面收集,保证文物数据在采集期间不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及所收集到的数据能精准反映出文物的艺术特征,彰显其文化价值。此外,博物馆还要充分发掘文物内涵,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要充分汲取传统管理模式的先进经验,并引入现代信息化技术,创新文物管理形式。

(二) 坚持以优化文物管理体系为导向

数字技术与博物馆工作相结合,可以为博物馆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博物馆要立足本馆实际情况开发或引进相关系统与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博物馆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技术保障,提高工作效率。在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博物馆应坚持以优化文物管理体系为导向,推动文物档案、卡片等既有藏品信息采集与研究成果转化,通过数字化建设为博物馆传统文物管理手段提供技术支持。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一般可划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文物信

息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编号和录入。博物馆在对文物进行高清图像采集的同时,还应该对文物的尺寸、重量、质地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此后为该文物建立档案,再将与该文物有关的资料录入系统中,并设立编号,进行分类^[2]。其二是将具备翔实信息的文物信息资料进行整理并录入系统。成功完成文物资料搜集工作后,在确保各类信息无误后,应该将上传至网络终端指定的路径中,保证文物数字信息内容后期能够在网络上进行共享。另外,大多数的多媒体数据信息资料需要后续进行编辑、优化,特别是文物照片的亮度、背景颜色、呈现方式等要符合观众的浏览习惯,不会造成观感上的不适,切实保证观众的参观质量。需要注意的是,优化文物管理数字化建设系统是建立在做好馆藏文物的信息采集、整理、建档等基础性工作之上的。

(三) 保证系统信息的后期升级与维护

今天,数字化已与人们的生活深度融合,人们早已经习惯通过互联网进行查询和搜集信息和资料。博物馆将文物的信息资料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创新文物展示的方式,丰富展览者的观看方式。但这并不代表博物馆能够藉此一劳永逸。如同展览一样,一件文物不宜长期呈现给观众,博物馆应该让文物“活起来”,应该定期对文物进行轮换,将平日深藏库房的文物展示给观众。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采集技术日新月异,博物馆要及时将落后于时代的文物图像信息进行处理或重新拍摄,确保文物图像的美感,提高观众的观感。

四、博物馆数字化文物管理与展示的特征、优势

(一) 创新博物馆文物管理方式

博物馆要基于现代化方式和数字化的管理观念,转变博物馆现存的文物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博物馆采用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将文物图像、文字信息进行数字化储存,不仅提高了文物管理效率,同时还提高了文物信息资料的准确度,避免因保存不当出现文物丢失或者损坏的情况,强化对文物的动态监管。在博物馆繁荣发展的今天,馆内和馆际间的文物交流更加频繁,这对博物馆文物管理与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文物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保管员在办理文物出入库手续时可以完整地将文物的特征(材质、完残)、展示情况(展览地点、环境)以及交流情况(去向和归还时间)等文字、图像信息录入数字化系统中。保管员只需要登录数字化文物管理系统,就可以查询到相关文物的实时情况,如文物具体位置、展示情况、归还情况等,进而对全部文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提高文物管理的透明度和精确度,实现文物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3]。

(二) 提高博物馆文物研究水平

博物馆进行数字化建设和管理主要是将文物管理的过程变得精准、科学。博物馆将文物数字化管理成果进行社会化公布,方便社会研究者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的读取和调用文物数据,对于提高馆藏文物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故宫博

物院在其馆方网站上设立“故宫·藏品”功能栏,下设“藏品总目”和“数字文物库”;国家博物馆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对社会公布馆藏藏品目录,重点包括藏品的名称、时代、普查编号、图像等信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博物馆基本藏品信息查询和研究的需要。博物馆内研究者可以在文物管理数字化建设与文物信息的社会化公开过程中,通过对馆藏文物信息进行充分梳理、整合,推动博物馆文物研究这一基础性工作的发展。社会研究者可以随时通过线上数字化管理系统快速的查询到相关资料,助力博物馆文物研究。

(三)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文物

观众在参观展览时,往往受限于文物的展览方式,无法近距离全方位地审视文物。例如:有些青铜器的内壁铸有铭文,致使观众在展览中无法直观地接收到这些“隐藏”信息。虽然有些展壁上附有放大铭文,但观众很难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祖先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能在如此有限的器物空间内部熔铸出如此精美的铭文。三维采集的文物图景,观众可自由调整角度,将器物内壁的铭文直观地呈现出来。再如,有些书信类文物,特别是多页信,经常以“叠展”的方式供观众参观,如此保证文物展示的美观却没有把书信的全部信息展示给观众。在数字化建设中,博物馆可以对书信进行单页图像采集,之后再行缀合。如此,观众既感受到文物展示的美感,又能全面浏览书信信息。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科技高速发展,博物馆采用数字化管理与展示方式是必然趋势。它的意义在于使博物馆形成高效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为馆藏文物社会化公开奠定基础、进一步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做到明确数字化建设工作目标、坚持以优化文物管理体系为导向、保证系统信息的后期升级与维护,以此来确保数字化建设的顺利实施,从而进一步创新博物馆文物管理方式,提高博物馆文物研究水平,促进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文物,在提高博物馆文物管理水平的同时,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 [1] 李永平. 馆藏文物数字化管理[C]. 中国民族文博(第五辑), 2013: 206-207.
- [2] 陈利民, 辛后林, 袁升飞. 文物勘探档案数字化管理与应用——以郑州市文物勘探档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为例[J]. 中国档案, 2021(10): 3.
- [3] 谈丽娜, 何莉. 美人荧荧兮, 颜若苕之荣——从南昌市博物馆藏青玉凌霄花佩论及元明时期凌霄花纹饰的特点和象征意义[J]. 南方文物, 2021(2): 4.

作者简介:

焦韵博, 男, 1992.9, 汉, 天津, 助理馆员,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